

大众新闻客户端 张瑞雪

当地居民的饭碗 并无“法器”用途

电影《周处除三害》中，主角陈桂林需除掉的最后一“害”，即新心灵舍这一都市“灵修”团体的头目。这部具有劝世意味的电影力求还原各类操纵手段，如成员们弹着吉他唱着歌的场面，便隐约传达着这样一种讯号——音乐，有时会忠实扮演催化剂的角色。

颂钵疗愈展现的恰恰是相似场景。在“尼泊尔风”“印度风”等宗教风格浓厚的空间内，颂钵师通常打扮得“仙气飘飘”，身着白色亚麻质地的衣物，面前摆着七个大小不一的铜钵，而前来寻求疗愈的客户围作一圈躺在地毯上，里面不乏失眠已久的白领，像渴求甘露一般渴求钵音能让他们睡个好觉，做个好梦。

这样的过程虽刻意营造仪式感，但并无实质问题。真正惹来争议与麻烦的是搭载在颂钵上的“生意”，花样愈发让人眼花缭乱，价格虚浮混乱，甚至走向了强化神秘色彩的“身心灵”之路。搜索“颂钵骗局”，亦有不少人绘声绘色讲述如何虚掷数十万学习天价课程。

正负交杂的口碑让颂钵疗愈一面被视为今年印钞机级别的“风口”，一面危机感重重，从业者亦难免“心情复杂”。

追溯颂钵的历史，往返中国与尼泊尔买卖“老钵”的杰克（化名）介绍称，颂钵主要源自尼泊尔，一直以来被居民用作吃饭的碗，当地僧侣也会作为仪式乐器使用，但并无“法器”用途。

直到上世纪60年代，欧美国家涌现了嬉皮士运动的文化潮流，在此浪潮中，诸多南亚地区的神秘民俗被踏上寻求精神归宿的欧美年轻人“重新发现”，颂钵也是在此时成为疗愈文化的代表符号。

虽对身心有益 但无法替代药物

杰克生意变好是近三年的事情。近年来，随着公众越来越重视情绪消费，颂钵又被热热闹闹地抬进了我国市场。那么，一只在南亚地区被用作食器的钵，为何能具有音疗师们口中种种神奇的功效呢？

最有说服力的说法是于物理层面，钵音与钵体振动的妙用。“颂钵发出的是低音频率，能够改变人的脑波状态，让你的脑子从很活跃的Beta波降低到易于入睡的Alpha波、Theta波。”正在推广VR音疗的Ray认为这是研究证实的事实，自己就是颂钵疗愈的受益者。疫情期间，Ray一度焦虑至无法入睡，在好友介绍下，他尝试了一次颂钵疗愈，悠扬浑厚的钵音安抚了焦躁的都市心灵，Ray如获至宝，感觉自己“得救了”。

另一重最常被提及的便是钵体振动作用于人体的功效。在颂钵疗愈现场，不少是患有便秘、痛经等具体病症的客户，疗愈师将颂钵放在相应部位进行敲打，客户的症状似有缓解。有客户觉得确实通畅些，也有客户提出效果不佳，此时疗愈师一般会告知“疗程太短，需要继续深度疗愈”。

这两项效果，在医学期刊中有所验证。江西中医药大学专家在2020年发表的论文《颂钵在音乐治疗中的理论基础及研究进展》中称，“颂钵在失眠、痛症、抑郁等优势病种的治疗上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”。2023年，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的研究者亦提出，“颂钵音疗结合阴瑜伽可以改善睡眠质量，减轻机体炎症状态。”

除此之外，亦有颂钵疗愈机构暗



电影《周处除三害》火得一塌糊涂时，有个行业却集体捏了一把冷汗。

“有朋友推荐给我，说里面的邪教组织很适合我看，怎么个意思？”在社交平台拥趸众多的颂钵疗愈师冯掌柜无奈提起，在他眼中，这部电影让不少人对疗愈行业产生了“误解”，自己亦身陷质疑。



颂钵疗愈场景。图源网络

颂钵疗愈，敲出好梦还是敲来生意

没有行业标准，价格虚浮混乱，培训动辄数万

示高达数万元的深度疗愈课程可以治疗抑郁症、癌症等在成熟学科无法解决的病症。社会学硕士出身的疗愈师Tiki认为，这些缺乏科学背书的宣传已属于“骗局”，“颂钵虽然对身心有益，但并非药物，无法替代药物治疗，这种骗局可能会给绝症病人带来很大伤害。”

Tiki忧虑的是，在病急乱投医时，不少人会试图以简单的疗愈替代心理咨询、吃药等正规治疗手段，这则为搭载在颂钵之上的各类“生意”创造了可观的利润空间，使投机者更为狂热。

各类“流派” 趁混沌争抢山头

2016年确诊抑郁症的疗愈师熊猫（化名）自述，近三年来通过摸索音疗，他已经将自己治愈了，但他认为：“行业内90%的人都不合格，他们连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，背后的逻辑是混乱的。”

同行间互相认为“不专业、不正宗”，在颂钵疗愈领域尤其常见。毕竟，颂钵成为疗愈用品时间尚短，难谈成熟体系，也无实质门槛，许多近似理论都被“拿来主义”，呈现出大杂烩的局面，Ray则形容为“打翻的玩具箱”。

也正因如此，对颂钵疗愈的阐释就产生了话语权的激烈争夺。每个音疗师写在社交媒体上的头衔，绝不会少于五行。这些以“协会”“弟子”“专业”等字眼填充的介绍，为音疗师本人砌高格调，塑起“金身”。但是，被问及其体系源流时，却鲜有疗愈师能应答如流。其中，尼泊尔大师、音乐学、心理学、中医五行、佛教、冥想等理论碎片式地镶嵌于一只音钵，记者追问之后，曾是音乐专业学生的熊猫则称：“很难说清，这是我自己的跑通了的。”

虽然“各有所长”，但行业内部仍存在鲜明鄙视链。例如，音疗师们以去过大街、泰国等地接受培训为荣，即便寥寥几天课程收费36888元，也能把这一经验写成一行“师承某尼泊尔大师”的漂亮头衔，这意味着接下来轮到自己收学生时，要价可以更上一层楼。

在熊猫眼中，处于鄙视链下游的是所谓“美业”转行的从业者，他们往往在互联网占据了最多流量。这类疗愈服务通常直接嫁接在瑜伽馆、SPA馆等女性消费场所，音疗师也由原本的服务人员速成而来。“这些小姐姐只要打扮得有仙气儿，拍拍短视频就能割韭菜了，毕竟我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教30分钟，她就能学会敲钵。”熊猫显得有些愤怒，他在社交平台的内容以文字为主，流量不高，因此他认定正是这些包装花哨的同行破坏了行业生态。

Tiki介绍，敲击颂钵的手法的确门槛不高，机构宣传中也明确表示不需要学生懂乐理，完全“小白”也没问题。Ray则提到，自己曾经熟悉的疗愈师现在已经成了网红，很难再约到他，

因此也尝试过深圳的几家新冒头的机构，却发现市面上大部分疗愈师都在“随便乱敲两下，听了没什么感觉。”

在技法要求不高的情形下，甚至连疗愈师都变得可有可无。Ray作为上海交大的高材生，很快想到了用VR技术实现“自给自足”，VR音疗成为他新的创业产品。戴上VR设备，随意敲击不存在的虚拟颂钵，普通人也能收获不错的体验。

没有实质的行业壁垒和行业标准，让颂钵疗愈领域特别容易进入，也难以分辨好坏，各类“流派”正是趁混沌争抢山头，以便日后享有垄断利益，同城竞争尤为激烈。

开班培训成为 疗愈师赚钱之道

市场迅速扩张之下，开班培训已经成为疗愈师们最赚钱的方式。熊猫坦言，自己60%的收入都来自培训想挤入风口行业的大量新人，面向客户的疗愈工作显得“不划算”。毕竟，每小时最高200元的客户单，远远不如收费1万元的七日培训班来钱快。

当一个行业以源源不断地吸纳新人为主要增长点时，杰克认为，它已经无限接近经典的“庞氏骗局”。Tiki



杰克从尼泊尔背回的“老钵”。受访者供图

□行业愿景

健康发展，让商业的归商业

其实，在冯掌柜眼中，颂钵疗愈最合适的位置是“不被神化，也不被污名化。”

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位置。一个尚处于“野蛮生长”阶段的行业，秩序尚未建立但“热钱”已经涌入，这其中包含的利润空间，将会孕育最为失控的投机者。在颂钵疗愈这一行，已经初见端倪。

在职业准入、资质认证、职业伦理等尚未建立成熟与标准化体系之前，颂钵疗愈师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个严肃意义上的“职业”，这一切都亟待建立。熊猫认为，这一行“最终还是会回归理性”，冯掌柜预估，走到产业规

则持不同意见，“颂钵疗愈毕竟有具体的服务与产品，对于很多客户也有很大吸引力，不应该粗暴地给整个行业贴负面标签。”

导师们更乐意将培训替换成“链接”“赋能”等具有积极色彩的词汇，并且，为吸引更多观望的人，最初并不会设置过高收费门槛，初级课程大多收费千元左右。但是，通常这类初级课程仅仅是“鱼饵”，想要真正入行，继续给导师们交数万元学费修习高级课程几乎无可避免。至于教学内容，杰克形容“噱头多，货真价实的东西少。”

更多时候，付费培训是为了得到一纸认证。从2014年就学习颂钵的雪银（化名）介绍，这些证书并非来自行业共同认定的第三方机构，而是各“流派”自行颁发，体系也互不相通，“你要说含金量，可能取决于导师个人影响力多大吧。还有一些国外的协会，也乐意跟咱们合作发证。”

培训另一潜藏的利润点在于卖钵。杰克称，自己是中国第一个按公斤卖颂钵的人，每公斤约390元，从尼泊尔老工匠处拿货。他很自豪，通过自己的可靠表现赢得了当地工匠的信任，“他们前期也考过我，也试探过我，给我出难题什么是好钵。我是自己一点点把相互的信任做起来的。后来我一去，很多颂钵店老板都认识我。”

因此，对于导师给学生或客户推销高溢价的颂钵，杰克格外愤慨不平。他认为，自己称重卖，卖的是钵本身，其他人兜售的则是“故事”。例如，市场的宠儿满月钵据说是尼泊尔工匠在满月时锻造的精品，具有超出一般颂钵的神秘能量，需要“请钵”才有机会购得。杰克对此类的说法一概嗤之以鼻，并称之为“智商税”。

在四处鼓吹的“风口”前唯恐错过致富列车的人，往往在入局前已经为培训费、道具费等支付了高额成本。至于能否有对等回报，一位学员这样回答记者：只要你对行业有信心，就跟炒股一样，信心真的能换黄金。

范的阶段还需三五年的摸索。

Tiki从收入丰厚的互联网公司辞职，转行疗愈称得上是她“孤注一掷”的决定，虽然正处在行业泥沙俱下的阶段，自己也曾在月入数十万的同行故事前有过片刻动摇，但她仍愿坚持做清流，“我的期待就是能健康发展，同行之间互相督促，别把路走到死胡同。”

“让商业的归商业”，Ray简短陈述了自己的愿景。他认为，遵照商业本身的逻辑和规律去大浪淘沙，适时生长，做面向公众的“光合作用”，就是颂钵疗愈这一行最接近“好梦”的去路。